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第四十八

寧壽宮藏

五

皇上御筆書畫

五

御筆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牋本

有八分書紙記

縱八寸九分橫

二尺二寸二分行書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韙。既已論之詳矣。茲因光武廢

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以陽為賢而  
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  
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  
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  
後復廢之乎至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  
德莫甚焉且郭后更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  
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今以將廢其子  
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

光武之嬖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  
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聞立長立德不聞貴若  
云貴即彊母不嘗為后乎夫彊可廢也郭不可  
因彊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寅之意  
蓋以為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盾  
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之 癸巳仲春  
御筆鈐寶三 乾隆筆花春雨

引首

御筆。東經表正。鈴寶。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詩 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箋本

有八分書硃記

縱一尺橫三尺

八寸行書

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

有

翰林院署

度有永樂大典一書蓋自皇史宬移貯者初不知其名也。比以搜訪遺籍安徽學政朱筠以校錄是書為請。廷議允行。奏既上。勅取首函以進。見其採掇蒐羅極為浩博。且中多世不經見之

書雖原冊亡什之一固不足為全體累也第彼別部區函意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而編韻分字踈襍不倫則由當時領書局者惟一姚廣孝因而濫引緇流逞其猥瑣之識雅俗並陳舉釋典道經悉為闌入其美當於古柱下史藏書之義乎因命內廷大學士等為總裁掄選翰林官三十人分司校勘先為發凡起例俾識所從事。蕪者芟之。麗者釐之。散者哀之。完善者存之。已。

流傳者弗再登言二氏者在所擷取精擇醇依  
經史子集為部次俟其成付之剞劂當以四庫  
全書名之夫四庫之目始於荀勗而盛於唐時  
自來志藝文者大都以是為準較原書斤斤於  
韻字之末者純駁何啻霄壤於以廣金匱石室  
之儲用嘉惠來學詎非萬世書林之津逮而表  
章闕佚之餘為之正其名而訂其失又詎非是  
編之大幸乎系以詩而序之識始事也 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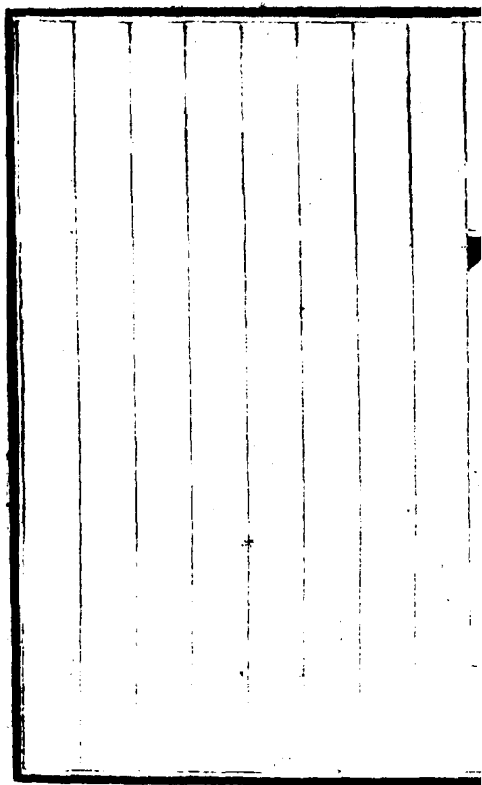


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魚收釋。道欠精。  
數久閱滄桑。惜弗全。未免取裁失。踈駁要資格。  
考得尋沿貪多。遂致六書混。割裂都緣正韻索。  
彼有別謀漫深論。我惟愛古命重編。詞林排次  
俾分任。綸閣鉛黃更總研。何不可徵。惟祀宗寧  
容少誤。致天淵。崇文藉以脩四庫。摘什因而示  
萬年。癸巳仲春下澣御筆。鈴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蒐秘集成 鈐寶 一 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詩一卷

〔本幅〕宣德箋本縱八寸八分橫一尺四寸八

分行書

杜老佳詞人盡知知佳趣者却誠誰偶因問俗  
觀民便更值恬風靜浪宜綠水當春盛猶弱黃  
艫導港安非遲曉開平挹烟霞入夕泊俯臨星  
斗披欸乃聲如步虛唱蜿蜒乘是御天時乍看  
村遠忽汀近不覺舟行訝岸移假借曾聞張四

增先資已見沈佺期濟川設復商書擬樂育菁  
莪此佇之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得遲字八  
韻癸巳暮春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詠宣佳趣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乾坤鑿度詩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牋本

有八分書珠記

縱九寸。橫二尺

五寸二分。行書

題乾坤鑿度。乾坤兩鑿度。撰不知誰氏。矯稱黃帝言。倉頡為脩飾。以余觀作者。蓋後於莊子南華第七篇。率已揭其旨。儵忽鑿七竅。竅通渾沌。死乾坤。即儵忽。渾沌實太始。乾坤既鑿。開太始。斯淪矣。言易祖繫辭。頗覺近乎理。靈圖測陰

隳乃或述識緯有純亦有疵稽古堪資耳黃震  
著日抄所論正非鄙欽若斯足徵撫卷勵顧誤  
癸巳春閏月望後二日御筆鈐寶四乾隆即  
事多所欣清心抒妙理

引首

御筆 理證南華 鈐寶一 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快雪堂帖 十冊

本幅明永樂素箋本十冊每冊十二對幅每幅縱七寸橫六寸

臨快雪堂帖全部第二本叙次并

御識同初本末幅

御跋 向以快雪堂帖鈎勒精良而序次不免凌舛曾為排校釐定以舊粉箋遍臨一過間有考訂則附識帖尾茲得永樂時紙堅潔可愛因復



臨此十冊如經舊遊邱壑皆可意會更愜得心  
應手之樂前次臨摹閱三十餘日竟事今則未  
匝月而成亦熟之一徵耳 癸巳清和月中泮  
御筆鈐寶二乾隆

前副葉

御題 藏帖因名快雪堂伯衡鈎勒特精良兩經  
臨寫知珍重一晌對觀祇慙惶十卷如何漏淳  
化三希更以憶襄陽在前真者誠難似筆諫惟

思寓義長。再臨快雪堂帖裝冊成。因題以什  
甲午仲春。御筆鈐寶二得象外意。乾隆宸翰每  
冊分鈐寶。乾隆宸翰得象外意。真可人意。在筆  
先心清聞妙香。落紙雲烟涉筆偶。值幾閔陶冶  
性靈天地一家春。擣藻為春深。心託毫素天地  
為師鏡。清砥平智水。仁山理趣原麗。茹古含今烟  
雲舒卷。讀書依竹靜。妙理得俯仰。清心抒妙理  
有典有則。萬國農桑寤寐中。墨雲寓意于物用。

筆在心含毫邈然寫心已有同春學鏡千古  
隆

峯藏寶壘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梅花玉版箋六韻詩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箋本

有八分書硃記

縱六寸橫一尺

二寸行書

硃漿法失傳何處覓油拳幸富新宣紙因成玉  
版箋冰紋常自綴花朵鎮如鮮林叟仍資好蘇  
翁且戲禪冷金真少見側理或相沿五合偶斯  
藉求精奚有焉 題梅花玉版箋六韻甲午新  
春月上瀚御筆鈔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念毫香瑩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天恩八旬養性殿寶石渠寶

笈所藏

御筆題兩漢博聞詩 一軸

本幅蠟牋本縱三尺三寸三分橫四尺一寸  
五分行書

遷劉班承范繼哉纂言功足補秦灰博聞特舉  
兩書要頗繆還魚百卷該撰者或訛揚及魯注  
之却讓馬和裴因披遺籍知來兩正值望霖雨  
庶來 題兩漢博聞甲午仲夏上澣御筆鈐寶  
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千里馬說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千里馬說 或問千里馬果有之乎曰無也無  
則漢史何以屢見乎曰以其屢見益知其無也  
何以知其無曰以今之馬例而知之曰今之馬  
皆凡馬安可以例千里馬曰物必有類馬非其  
類而擬之則荒唐謬悠不可窮極故無庸愚不  
足以知聖賢無砭砭不足以知球琳無蜀雞不



足以知魯雞無鳶駘不足以知騏驥故耳食者  
道聽而塗說神解者明理而不惑坐吾語汝夫  
千里馬者亦四蹄而雙耳食草而飲水耳非必  
八其蹠兩其翼有異於凡馬也今之飛馳驛遞  
者晝夜限以六百里即加緊馬亦不過七百里  
而止然其一驛間不過五六十里即於是易人  
易馬而更馳遞千里馬即徒行不罷足以當十  
數匹馬之力於一晝夜間亦不過馳六七百里

而止耳安能馳千里乎且馬即能此而乘馬者  
必不能此使如今驛之易今而乘焉則文帝光  
武必不能使人易而乘之則其卻之也乃理勢  
所必然亦何賢之足稱乎鸞旗屬車之言本於  
文帝詔而光武則以駕鼓車金樓子乃以文帝  
之言屬之光武固失精核然即賈捐之范曄所  
稱亦豈免善善而隻言哉或曰然則昌黎雜說  
所云伯樂千里馬者亦無稽乎曰昌黎感時不

遇為寓言耳。寓言無所不可紀事。當從其實。余  
故曰耳食者道聽而塗說。神解者明理而不惑。  
甲午孟冬月中澣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解唾耳食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 墨清心 扞妙理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文淵閣記

文源閣記

文津閣記

俱見

乾清宮所藏  
御筆四閣記冊

閣並有記既各書裝卷弄之並錫諸玉茲復合  
三記蒼書成卷以備懋勤之歲甲午仲冬月御  
筆鈐寶三含味經籍乾隆

引首

御筆 文匯兼三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  
用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詩一卷

本幅宋賤本縱八寸橫三尺三寸四分楷書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

有

近於永

樂大典散篇中哀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十

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韻且鼠

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絕明遠數詩之精

審予昔嘗效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體詠金

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列句首從鮑法也日來

大功將成盼提益切寢食為之不安拈翰成此  
聊以自遣而灌鼠屠豬兼藉以取譬於施力之  
易易庶幾吉語是徵耳 鼠寇猖金川於唐吐

蕃種牛相却悉怛自昔惡蠢動虎年即背盟搆  
釁鄰封穴兔穴營三窟蟻鬪相衝捫龍驥未足  
勞方伯命戒董蛇蝎為其心遷延竟惛懵馬年  
增築礪吞併心益涌羊子效父觸羸角曾弗恐  
猴譎不可赦王師發精勇雞肋非所圖羣番等

安鞏狗苟與蠅營。壓卵山臨筆。豬獐羗兒。俾成  
功不旋踵。

用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

有處

昨既效仇遠

十二辰體詠金川事。各以肖生字用於句首。且  
通體一韻。非好為其難。蓋參用明遠數詩例也。  
詩中如虎年馬年。適符金川時事。而牛相則又  
以數典借用及之。所謂因難見巧。亦幸巧不傷  
雅耳。曾命內廷諸臣和韻。率皆閣筆。且云不可



無一不能有二其然豈其然乎。茲以十二辰本  
字題四庫全書。非畏難亦非避熟。取材固各有  
宜焉者。惟十二支字本不同韻。今於韻脚用之。  
非可遷就。因倣遠體三易韻。按古韻叶之。自然  
恰合。仍以容內廷及四庫全書諸臣共效其體。  
寧當如前詩之諛為寡二少雙可耶。四庫搜

經史集子絕勝書畫收張丑木天羣彥聚清寅。

寧一青藜照金卯。

詩叶醜依

名山蒐校及茲辰給

札授餐歲始已

叶地依  
元稹詩

詎以軍事廢旁午速成

欲信斯之未玩愒有戒居申申繼晷焚膏窮二

酉

叶善依  
卷同契

乙覽秉燭金屈戌三豕子夏辨己亥

叶市依  
易林

乙未孟夏月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順辰經緯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用筆在心寓意于物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伯夷列傳 一卷

本幅金粟牋本

有紙記 許成熙并口妻陳五娘男友義妻夏六娘男友

成妻吳六娘拾藏經紙六千幅孫宗頤妻葛三娘孫宗閔宗尚宗元宗禮宗迥雙口滿月

書孫口等記 縱七寸橫一尺六寸二分行書

讀伯夷列傳 夷齊不食周粟蓋謂義不仕周

受祿貧餓以終其身而死耳自司馬遷有采薇

食之遂餓死首陽山之言而譙周古史考遂舉

野婦之語以實之後世率謂夷齊果不食而餓

餒以死夫夷齊大節固在不仕周而不在死與  
不死也而遷乃更舉顏淵盜跖之事謂天之報  
施善惡有或與者夷齊之死有或怨者此則大  
謬而不可以不辨也蓋窮通壽夭人事之適然  
而善惡邪正天道之至公千載之下以夷齊顏  
淵為何如人以盜跖為何如人則夷齊之死固  
不怨使其怨當早食周粟而求生矣殺身成仁  
者豈肯怨乎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遷實未知

此耳彼其犯國法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憤懣不堪怨天尤人謬論天道之是非是以遷之心為夷齊之心而夷齊必不若是也余故以為大謬而不可以不辨也 乙未季夏月之中澣書於避暑山莊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旨析求仁 鈐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西蕃蓮賦 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五寸九分。橫一尺九寸三分。  
行書。

西蕃蓮賦。考花譜則類屬之荷。非水植而名  
乃曰蓮。弗經見於中國。誰與號謂西蕃。昔詞臣  
曾寫質。亦點筆以稱妍。又不同乎斯卉。訝孰果  
其真詮。斯卉也。扶架用長。施蔓以延。向日專榮。  
傍晚收娟。一莖一朶。有葉擎馬。其朶則綠。跗五

出。白華五朵。細蕊紛敷。中碧外藍。近心紫簇。心  
湧青拳。橫吐五鬚。結如意團。頂作三珠。絳色呈  
鮮。葉亦五瓣。紺絲引牽。奇形異種。絕等超凡。雖  
圖書之集成。未麗譜而芳傳。余因思之。初祖有  
一花五葉之偈。或即指此而標禪。不然何五數  
之盡同。而三珠在其頂也。豈非具三乘之義元。  
爰設色以傳形。笑結習之未捐。乙未新秋。御  
筆。鈴寶三。乾隆。几席有餘香。

引首

御筆。增譜數辭。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天恩八旬。養性殿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墨蓮 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橫一尺。水墨畫蓮花數。乙未仲秋於避暑山莊之觀蓮所寫真。鈐寶五。乾隆。天地為師。游六藝圃。即事多所欣。〕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五福頌 一卷

〔本幅〕蠟燭本。縱一尺八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五福頌。

有  
序。

寧壽宮後曰景福宮。我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居也。余既豫葺寧壽宮。為歸政後燕  
憇之所。而景福宮。則仿建福宮中靜怡軒之制  
鼎新之。軒有屏。嘗撰五事箴揭之。以代銘座。斯  
宮義取頤養。實惟五福為宜。夫五福世所豔稱。

顧昔人無闡之者。爰頌而列諸黼扆。第考洪範五福傳疏。或分詮。或遞釋。無所專主。余以為壽富康寧及考終命。皆受之於天。而好德則修之於人。玩五皇極之辭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與此互相發明。中庸言位祿名壽。必推本於大德。足為五福主德之證。而正蒙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余故於攸好德之頌。詳暢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

一身一家之私。其微自與常人異。誠如所期。信為備福。余益惟敬修德以迓。

天庥而弗敢期其必。箕疇凡九。極建惟五。斂時五福。其目未譜於九。詳焉。壽為初祐。華的所祝。麥邱所語。唐堯則辭。齊景則喜。聖弗聖分。於斯可親。景福之宮。肇我。

皇祖竹苞松茂以養

聖母。歲久重葺。倦勤擬居。作此屏展。五當其數。衍繹。

範言。頌是曼壽。詩引昌黎。敢怠永久。右國君

大夫問富答殊。有天下者。奚問答諸。既艱問答。其富若無。然亦有焉。乃在民乎。

宣尼正對萬世帝模。省力薄賦。猶可勉圖。時若雨暘。屢豐難期。是用危懼。敢詡尊居。又若求材。常苦不足。艱致者多。詎曰金珠。菟裘豫營。勒此屏辭。設誠符望。肩卸心娛。右皇清開國。承運奉

天宅。中建極。敷錫八埏。茲百餘載。將萬斯綿。

三聖繼承。謨烈丕宣。藐予小子。佛時仔肩。治圖康寧。

夕惕朝乾。愛民祈歲。察吏求賢。雖有梗化。弗致蔓延。九州安內。萬里拓邊。幸未隕越。敢為僨言。

八句有五。擬茲引年。敬之一字。用作心傳。

右康寧。

福何由生。端在乎德。德復在好。人我胥棘。顧名思義。行道有得。然殊吉凶。原道言。憶吉則徵善。凶必名。隱應好其善。樂乃無射。五福之四。賅彼四則。皇極敷錫。無好必斥。作汝用咎。祿賢是

篤五九相應訓君尤亟勵以多年子云敬式垂  
老弗諼。漸告方來。右攸好德。踐阼之初。炷香告

天設蒙

洪庥。歷六十年。便當歸政。以授後人。豈圖逸豫。有願  
於中。於穆

皇祖。幼齡居尊。六十一載。化被海壖。小子廿五。繼體  
乘乾。敢同

祖。歷者耄。况臻新。茲景福。爰待即間。存吾順事。橫渠

銘馬九疇所云五福冀全然未敢必敬俟

天恩

右考終命

丙申新正月上澣御筆鈐寶四乾隆筆

端造化保泰。

引首

御筆。衍疇徵德。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歲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雲霞思垂露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漢書詩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六寸。橫一尺。行書。

讀漢書。父欲安劉。劉未安。子謀安呂。呂為殘  
具。基高帝失長算。平勃奚稱智力殫。張良進  
四皓。非安劉。實害劉。此杜牧之卓識。尚曾屢見  
題詠。茲不復綴。夫辟疆非良之子乎。乃以安呂  
之計。教陳平。平巧詐。患失之小人也。圖脫禍而  
聽其言。呂氏權由此起。設非后死而軍左袒。則

天下已為呂矣。平勃又焉能安劉哉。然其失總  
因高帝既知惠帝不類已。當廢之而立文帝。乃  
牽私愛而欲立如意。夫如意孺子也。焉知其類  
已乎。此由寵戚姬耳。卒致戚姬為人彘。惠帝飲  
酒自廢。而高帝諸子被殺者復三人。吾以為呂  
雉之禍。實高帝自召之。而陳平之請封諸呂。實  
佐之。謂之為巧詐患失之小人。不亦宜乎。丙  
申仲春之月中澣。御筆。鈐寶三。乾隆學鏡千古。

引首

御筆。安劉闢諤。鈐寶。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天恩八旬。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

四冊

〔本幅〕永樂牋本四冊。第一冊二十三幅。第二冊十八幅。第三冊二十幅。第四冊二十二幅。縱八寸三分。橫九寸四分。行書。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

有序。

白

居易新樂府五十章。少即成誦。喜其不尚辭藻。而能紀事實。具美刺。一代政要。畧見梗槩。有三百篇之遺意。所為為君臣民物而作。不為文而

作非虛言也。久欲效其體而為之。以萬幾少暇。日遷月延。且體大物博。未可率略命筆也。然終弗忘於懷者。誠以如此為詩。方可謂之詩。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鮮耳。且以古喻今。以今方古。我國家受

命開基。

祖功

宗德。俾子孫知厥業之艱。謹神器之守。則又有不可

以不文畏難而罷者。名各從其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長短有所弗拘。要以達意傳實為止。咨政之餘。積以月餘而成。讀者亦不必以重僂議之矣。武德中作破陳樂。貞觀初重制舞圖。詔魏徵等歌詞。撰名曰七德。以示開國之鴻謨。七德破陳。是一是二。終莫辨。然魏徵既為之詞。何又稱徵諦觀九功之舞。至於七德破陳。俛首弗視乎。楊隋失慮。其政亂。英雄並逐之。亦指草澤

崛起徒。太宗以隋宮人叔父留守之職。叛。縱經親戰而成功業。其興究異漢高明祖。夫豈如我朝慶隆舞。肇興長白之神區。雖亦曾受明封號。不過羈縻外臣。較彼食毛踐土之民。殊以是論之。即漢高明祖亦莫及。七德之舞。奚足比擬本朝。

王業之規模。慶隆舞。

祖宗開闢艱難。謹記諸

太祖薩爾滸之戰立破明兵二十萬。

太宗松山杏山之戰殲明兵五萬而有餘。是皆懿親

蓋臣同心勦力邀

天佑。至今追憶猶欲淚墮予。及我

世祖入京都。實得之流寇。為明雪仇而有德於彼

應感吾。慶隆舞皇清億萬斯年。子子孫孫應憶

列祖勗業艱難初。

七德舞。美極。亂陳王業也。

法曲法曲中和

樂。五音宮商徵羽角。



郊廟朝堂之所作。法曲法曲非霓裳。鄭衛之音豈洋  
洋。宋明已失無論唐。法曲法曲奏中肅。大厦之  
傾支一木。幸而未致失其庶。法曲法曲天寶末。  
以夷亂華胡犯闕。明皇幸蜀遭播越。東夷西夷  
子輿言。舜文王豈非聖賢。諸馮岐周之樂惜已  
佚。借問何以亂華焉。夷狄有君諸夏無。夫子亦  
曾三致吁。而况四夷之樂舞於庭。為有虞氏治  
之徵。子謂明皇不寵林甫國忠及妃子。雖日奏

夷樂彼哉。祿山無反理。

法曲。美列。聖正華聲也。

三恪三

王古有云。受禪征伐。說徒紛。魏晉以降。更以假。不脩實德。脩空文。元之瀛國。明崇禮。雖加封爵。未聞延及。奕世享隆恩。

天命

天聰肇東土。

順治奄有中外。建極尊。然實取之流寇。並非取之勝國者。豈於明之後裔有所慙德。而當待以賓。

康熙有成命。

雍正奉以尊。遂求朱氏之裔。賜以通侯。俾世守其祀。而弗湮。則我

祖宗興滅繼絕之意。超往代。詎如李唐周旋。周武隋

文之子孫。

二王後。祖宗之意也。

海漫漫。天蕩蕩。皆知

海之廓也。涵大地。試思天之包海。其勢猶寬廣。海漫漫。波泱泱。中有三山。蓬萊瀛洲及方丈。舟或近之。率有風引去。徐市從何而得其名。因以

傳影響。童男。艸女。去弗迴。傳聞今為外域。或即  
交趾。與南掌。海漫漫。無際也。求仙人多遇仙寨。  
漢武秦皇其甚者。然而仙實誰所傳。椎輪落葉  
豈非因彼道家李老聃。居易闢仙而舉五千言。  
則何異夫抱薪救火。揚湯止沸焉。海漫漫。求仙也。 戒

立部伎。奏鼓笛。喧舞。劍跳丸。掉長竿。今為掌  
儀司所屬。慶隆舞。後用以呈賓筵。立部伎。昔在  
唐。三等皆司之。太常。笙歌清樂。坐上堂。立部鼓

吹立堂下。又其次者始就樂懸命彼郊廟調宮商。嗚呼雅音陵替一至此。樂天刺之誠有理。立部伎事今實無。太常樂舞別聚生徒居於神樂觀。惟演雅樂以為郊廟祭祀之所需。以其居觀也。不知起自何時遂有道士之稱呼。名不正則言不順。六宗正義豈宜廁以羽流乎。命還樂舞生之舊。庶幾精習其事以叶中和德充符立部

伎

皇清之制較唐誠迴殊。

立部伎  
惟樂之替也

利  
華原磬代泗

濱。居易作詩因刺樂工非其人。泗濱磬下調樂不能和。必得華原考之乃可叶笙歌。今人而調古律呂。知有今聲乃不知有古。古聲今聲豈其殊。無過宮商角徵羽。試問居易古聲作何聲。知當舌強不能語。雖然予亦更有言。泗濱華原皆石焉。金聲玉振以石代。華原泗濱所爭不過毫釐間。豈如今日斲玉來和闐。明堂清廟八音宣。

循名副實備樂懸。設以此磬奏之。元和年。居易

寧復惜泗濱而輕華原。

華原磬。工非其人也。

刺樂也。

上陽

白髮人。初選入時纔十六。稔冉四十四年春。仍

閉上陽常看守。宮監使衣著綠。將謂簾前賜錦

袍。不然逐隊學歌曲。花鳥使者記名去。忍氣吞

聲別親族。邠期楊妃生妬忌。發配上陽恒抱孤

衾宿。念奴豈弗伴諸郎。羞他街中照燃燭。上陽

白髮人。以資格久。雖賜尚書仍苦辛。不如老做

村中婦。猶得蠶鹽同守貧。上陽白髮人。國朝家  
法異唐季。八旗世僕家生子。輪年選秀曾弗逮  
乎萬民之鄉里。其中等級更分明。旗籍內府殊  
彼此。旗籍惟以備位號。內府始用供驅使。供驅  
使。亦有年限。至廿五歲。率令出宮矣。上陽白髮  
人。時世裝成反不妍。心慵手慢弗能工。管弦我  
朝女樂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想  
彼貞觀嘗闕幽。閉出有三千衆。其尚存者何止



一半焉。以今喻古，多少之數，天淵懸。雍正其數更減十之七。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年。假令居易生斯世，知其難成，上陽白髮人之篇。上陽

人。慙開元之末，天寶年，康居獻舞女，其名怨曠也。

曰胡旋。迢遙重譯至中國，樂聲雖不可識，呶啞宛轉亦自合管弦。聲合管弦，身慣為旋舞。風吹雙袂軒然舉，千迴百匝似轉輪。但觀態度誰解其言語，胡旋女識旋胡。居易作歌之意在此夫。

漁陽鞞鼓長安亂。明皇倉皇獨攜宮眷幸蜀都。  
胡旋遂旋胡。蓋有所致然。廟堂去姚宋。省闈無  
張韓。內失太阿寵。楊李。外脫金甌任祿山。皆因  
明皇一心之轉旋。又何繫乎西域舞女之來焉。  
適百里者半九十里。足見末路保全為尤難。白  
傅是章可為千秋萬載君鑑傳。胡旋女。戒近習也。新  
豐折臂翁。年八十八鬢髮霜。非因力戰得受傷。  
乃是自折其臂得脫為兵。至老身猶康。是翁蓋

學塞上之子髀跛相保聚。又似支離恃其無用  
乃反攘臂武士行。雖然支離塞子皆其天然耳。  
自折其臂實出詭詐避役而非臣子之綱常。新  
豐翁不識彎弓與射箭。如何三丁點一丁。瀘水  
瘴鄉遣征戰。是何異豕羊豕以飼豺狼。誠可笑  
亦誠可嘆。工部石壕吏。少傅新豐翁。事雖異。意  
則同。古人雖曰兵寓農。平時訓習當有素。豈有  
未經一習而令供戰攻。國朝之制超千古。八旗

子弟不待言。綠旗亦素予以糧餉。俾之操練。居營伍。有事屯戍征戰。乃用之。從弗驅彼平民。使有新婚垂老相別之苦。楚戒邊功。邊功豈易言。新疆二萬里。成功以五年。金川掃穴亦復然。未藏功者祇緬甸。亦緣士卒不得用力於蠻烟瘴雨間。因其求降。遂令班師旋。是三役也。實多捐軀致命者。雖即賞延於世。祇今追憶猶酸然。不待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亦不待國忠幸立邊。

功致禍延。國之大事。藉彼相臣。贊襄則可耳。惟當定之在君。斷以乾用。固出於不得已。然而窮兵黷武之名。詎免旃。知我罪我。何辭焉。居易新

豐折臂翁之篇。欲和遲之再三下筆難。

新豐折臂翁。

戒逸功也。

太行路。行最難。巫峽水。每覆船。太行巫

峽雖稱險。人知其險畏而避之。猶可得善全。惟有人心易變遷。歲之肺腑不啻城府。堅親莫親。於夫婦間。好惡轉旋。常有旃。好生毛羽。顏色鮮。

惡生瘡痂。頓棄捐。古時多以君臣喻夫婦。是以  
白傅斐然有此篇。行路難。居易在。臣言臣固如  
是。試思為人君者亦有難處。吾當言。豈不示心  
與促膝。都稱露膽更披肝。然而十人同德之後  
曾有幾人焉。語云入朝必忌。士無不肖。與其賢  
入宮必妬。女無醜及妍。夫以必忌必妬者而共  
相周旋。欲其開誠布公。以事其主。何異適越而  
北轅。世間夫棄婦者固不少。婦棄夫者亦復比

比然。行路難。議論未可偏一邊。各思其難相保  
守。久而敬之。夫子故稱晏平仲之善為可傳。行太

路。借夫婦以擬君臣之不終也。

以上第一冊。

司天臺名

叛後世製自古。乃命羲和堯所欽。璿璣玉衡舜  
所睹。以定歲紀授人時。釐工熙績是之取。司天  
臺。不聞唐虞之世言祥災。予謂雨暘時若斯祥  
耳。旱暵水潦誠災哉。敬天勤民當慎茲。慶雲壽  
星非所知。不能宵旰敬勤盡君道。遠現天文時。

變斯已遲。司天臺高聳京城東南隅。各種儀器  
上置諸測量度數。察黍秒。三辰七政。赤道黃道  
各有經緯圖。

皇祖精製足為萬世模。四時正。八政數。欲問白家少

傳今日司天之臺何如乎。

司天臺古以做今也。

引

毫末

弗扎尋斧柯。涓涓弗絕成江河。由來去害在始  
萌。尾大不掉將如何。一蝗能生九十九。物類繁  
衍惟此為最多。其甫出也去之猶覺易。及其長



翅飛如驟雨捕之難盡必致傷黍禾所以每歲  
春夏之間設遇缺雨先慎此五申三令不厭為  
譙訶幸而年來未致害豈非綢繆以豫有司畏  
法因此勤搜羅興元年間蝗為災奪民之食誠  
哀哉捕蝗獨有河南吏以錢買蝗出無計想其  
受價仍利民何乃謂之重勞費較之坐視終為  
差異哉白傳乃為刺若然將終不捕乎是非殊  
覺斯倒置况乎秉畀炎火小雅云姚崇遣使曾

殷勤。若云善政能驅蝗。吾惟半信。半謂其荒唐。及至吞蝗。感以誠。吾惟盡力除害於其始。一之為甚。而不能再為矯情之沽名。捕蝗。判長吏也。昆

明春。非始。唐宗及漢帝。嘗聞堯時治水。此停船。因有神池。靈沼之名字。茂陵因而深廣之。乃為樓船習戰事。却因地高。鮮來源。旱則枯竭。成桑田。八水引注。貞元間始得。混漾仍舊觀。不惟活發樂魚鳶。復有菰蒲之利焉。菰蒲無租。魚無稅。

是以居易思王澤之廣被。而有昆明春之篇。吾謂其然。豈其然。德宗之時。特言利。苛取兩稅間。架錢。居易欲其吳興罷權。若鄱陽休封銀。是謂之姑徐徐耳。以德宗之鄙吝。豈能行旃。昆明春。今之昆明。昔之太液。曾無異。太液在秦。既可移名燕。昆明亦得用此例。勝朝是處。號西湖。歲久淤塞。命䟽治。初時衆慮致水艱。既而衆復愁水潰。隄堰開洞。以次脩。今無水患。收水利。稻田。

闢將百餘頃。菰蒲鳶魚更餘事。則有司存實禁地。設如芻蕘雉兔與民同。將見菰蒲鳶魚淨盡。且增爭奪之相害。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於為政

每每存此意。

昆明春澤之廣被也。思王

城鹽州美聖謨

而謂邊將。德宗築城五原上。不謀邊臣不謀相。自從城築鹽州安。闡布贊普增悵望。十餘載弗敢犯塞。萬姓夜眠晝無恙。又如張仁愿受降築三城北。邊千里得安寧。其後邊將非不計及此。

顧欲養寇。翻得握強兵。各為身謀。將可鄙。獨斷築城。君足美。白家樂府。意在此。然亦不過慎守。幸保無事而已矣。城迪化。烏魯木齊。增廨舍。城惠遠。伊犁。今為外戶。閭野可收。畜田可耕。工商富聚。謀經營。來往夜行。無盜驚。哈薩布魯。常至城。以馬易帛。攜歸簫。是城較之鹽州。受降拓萬里。香山白傅。以為何如耳。城鹽州。美程謨而誚建將也。道州昔有侏儒貢。矮奴市取京都送。漢武侏儒一

已足。歲歲取斯亦何用。道州任土誠堪嗤。勅民  
為奴民已卑。而况祖哭其孫父哭子。村里常嘆  
生別離。道州民。幸得陽城坐讜罪人出。而為刺  
史。催科政拙勞撫字。肯使矮民為矮奴。世為賤  
役無終止。朝廷感悟璽書下。矮奴之貢因永罷。  
猶是爭臣論所激。昌黎豈徒工文者。道州民生  
男每以陽字之。是何異新息之民多姓賈。道州民。

美臣遇  
主也。

馴犀馴犀來暹羅。脊如披甲角如戈。

虎豹兕象世常有。世人曾得見犀否。康熙末年  
憶尚逮。海蠻獻犀金庭至。自稱溟渤不揚波。知  
有聖人中國治。越裳獻雉原可方。

皇祖視之不經意。權教暢春飼板房。初未詫為竒瑞  
事。

皇考踐阼

先志承。遂令返之厚賜仍。既不似建中放象歸南方  
亦不似貞元留犀致凍亡。以

聖繼

聖王道昌。勤政務本。卻禎祥。慎終如始。揆一費。白傳

馴犀詞徒芳。如蒼蠅聲庸何傷。

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

五弦彈。舜所作。以歌南風樂民樂。解慍阜財意。斯託。五弦彈。忽奪鄭。趙璧之技。人愛聽。率牽於情。失其性。吾雖不解琴。實會琴之理。古人操縵。豈習巧。一字一弦而已矣。五弦彈。疏以越。大弦春溫能使氣和平。小弦秋肅能使私消。歌其音。



洩洩復融融。要使人皆可學而能以致和與中。  
設如趙璧之所為。是乃梨園一樂工。五弦彈聲  
奪雅。後世之琴非古琴。人盡如斯。趙璧特稱其  
甚者。試看白傳所云。淒淒切切。冰鐵寒。何異琵琶  
行之大珠小珠落玉盤。謂翁不解其妙。惡其  
奪。何乃形容曲盡而言人所不能言。善哉東坡  
得其旨。歸家直欲淨洗箏笛耳。五弦彈。惡  
鄭之奪雅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蜀將之所致。彼亦蓋貪中

國利。涉遠來朝必有賜。蜀將乃攘為已事。更謂  
開元鮮于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貞元蠻慕明  
德而自通誠覲玉陛。德宗嘉其誘諭功。遂令蠻  
朝大明宮。異年尋男尋閭勸。並教召對延英殿。  
召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歆羨不可得。蜀將揚揚  
頗得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樂府因為刺。雲  
南天末六詔蠻。來朝弗朝於國誠何關。邊將得  
意相備位。爾時政治從可觀。辛卯土爾扈特來

跋涉萬里誠憊哉。伊犁收撫掄將才。示恩安輯  
非招徠。木蘭秋猶命厠陪。山莊挈迴鑄宴開。至  
今畜牧孳童孩。將亦為相調鹽梅。備位非相驕  
非將。白傅再生應難騰口謗。

蠻子朝。刺將  
媿而相備位也。

驃國樂。遠在天末隔之大海邊。舒難陀來獻表  
誠虔。至於貞元十七年。德宗受之聽其樂。玉螺  
銅鼓合奏文身。踊舞搖花鬘。一時驚喜文武班。  
拜表稱賀願付史館宣。吁哉爾時為何時。亂臣

賊子接踵伺神器，乘輿出奔上下多流離。奸如  
盧杞弗忍去，忠如陸贄危則珍惜安則亟去之。  
驃國樂想亦偶至中國窺，固非懷德與畏威。居  
易顧欲主化先邇而後遠，是謂不揣其本而惟  
其末之徒齊。

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

縛戎人。不是

戎人實漢人。鄉貫涼原沒落蕃。皮裘毛帶束繫  
身。牧羊飼牛多苦辛。冒死奔逃欲歸漢。忽逢漢  
軍出拜見。却被將軍縛作蕃。同彼真蕃作俘獻。

有詔赦死徒南方。離却蕃鄉投蠻鄉。蠻鄉言語  
本不解。有苦誰訴。淚萬行。涼原故地不得歸。蕃  
中妻子歎別離。較諸真蕃更增苦。窮民之情誰  
達之。居易作歌良有以。邊將冒功率如此。縛戎  
人聽我今歌縛戎真。促沒官寨啗喇依。大兵四  
面重重圍。擡高壓下逐步進。奪碣破柴力不遺。  
神器火攻賊益懼。土囊堆積聊避危。復斷水路  
艱取汲。立待朝夕成掃犁。乃羣面縛蕃城出。牽

羊肉袒難恕其。亦有漢人則實逆兵降賊者。行  
營示衆正法。明凌遲。是皆同聞共覩之實事。豈  
如唐代。冒功屈陷。以詐為巡。歸郊臺。奏凱宴。獻  
廟。獻俘。藏禮儀。縛戎人。由今視昔。非同彼。縱有香山

之才。奚為辭。

縛戎人。連  
府民之情也。

以上第二冊。

麗

山山勢高隆崇。其上建有華清宮。秦漢隋唐縱  
故有。特侈構築。惟元宗。架峰梯嶺。冠樓閣。往往  
復道相連通。溫泉賜浴。寵妃子。政務付之揚國。

忠廟謨顛倒。祿山反。倉皇蜀道奔秋風。驪宮高。元和天子勤政勞。考圖數貢事其事。羣臣率職。勗相交。平夏平蜀平澤潞。藩鎮恐懼誰敢驕。驪宮咫尺不一幸。所思者大所理者繁。寧祇重惜人之財力而不為遊逸。驪宮高。憲宗不遊天下治。元宗屢遊天下亂。治亂之幾惟在敬與荒。以云崇儉斯費則猶拾遺之淺見。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也。古稱鏡有百鍊銅。揚州江上鑄舟中。選時

練日用重午。旃磨粉。漚窮精工。乃得鏡成。瑩秋水。刺史封獻蓬萊宮。百鍊鏡。今實無。揚州亦弗鑄江上。刺史亦弗獻京都。不知樂天當此日。又將何以成詩乎。百鍊鏡。太宗三鑑誠卓然。而吾有語更進。旃以人為鑑。明得失。至於鑑人。亦要焉。人鑑。知己猶覺易。鑑人。知彼勢甚難。皮相其奚可。心存方寸間。苟其弗知賢與否。何以量材授職。政治宣。吁嗟吾嘗蒿目乎神禹之名言。

鍊百



魏 州 皇  
王 鑑 也。

青石出石坑，綽楔可為碑。於古初  
無是。秦漢始有斯，藉用傳名垂不朽。杜預因以  
高岍深谷，致慮而立二碑於岍山，殊高低吁哉。  
好為後世之名，有如此。豈知今日陵谷未變而  
高岸立石，已毀滅無遺。道旁德政，誰果甘棠詠。  
墳前神道，無過諛墓辭。是以白氏有感乎此，獨  
思傳真卿秀實之忠烈，庶不負地靈產石與夫  
石工費磨治。吾欲因此擴充之，忠烈出板蕩，萬

民早受危。不如紀名父。杜母循吏佳。政績俾萬  
民各安。耕田鑿井。老老幼幼。樂雍熙。天下無兵  
戈。何必效彼顏段。捐軀盡節。為青石。激兩

忠烈也。

兩

朱閣相對為梵宇。其初誰所居。臨真宜都兩公  
主。公主粧樓作度經。駙馬書臺為雁堵。笙歌鼓  
吹無復聞。祇聞鐘魚聚禪侶。兩朱閣。原為帝子  
家。李唐家法愛公主。賜予無算資。奢華。奢華已  
不遜。漸至把持朝政。恣淫邪。王維鬱輪袍。何事

弗為耶。終於寥寂樓僧伽。幾曾吹簫作仙去。徒  
令過客生咨嗟。兩朱閣。湖始置。吞井平民屋舍  
為邸第。白家少傅是用刺。雖然責已斯難責人

易崖口亦有香山寺。

兩朱閣。刺佛寺新多也。

西涼伎裝

作胡人跳獅子。云是安西都護來獻此。大胸怒  
目咆哮視。當場奮迅舞弗已。忽傳安西歸路絕。  
獅子向西啼不止。邊將常陳斯樂傲諸蕃。以為  
能制彼生死。西涼伎未臨涼州時。觀此誠可耳。

涼州既陷四十年。觀此應為不知耻。昔也日關  
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詎止失去西安萬里  
疆。乃至鳳翔為西鄙。何待老兵前致辭。早使諸  
蕃笑冷齒。西涼伎自從王駿掩毘伽於奚落水。  
契丹失信兵不赴。拔悉密敗走北庭徙突厥。遂  
張蓋有默啜眾。侵尋掠涼州而有之矣。西涼伎。  
涼州之患實因封疆之臣喜功好事始。寄語孟  
浪開邊人。將欲度人先度已。

西涼伎。利  
封疆之臣也。

文

武開基成康守。其上世德更以久。厲宣幽平貪。  
天禍。然自穆王。毫荒政已醜。嗚呼得之難失之。  
易。萬古君鑒亦知否。白家少傅因有八駿圖之。  
歌。意實佳哉。理尚聽吾剖。赤驥盜驪白義與渠。  
黃。驂騮駟踰隸耳及山子。此八雖曰天馬駒。原。  
祇四蹄非翼脰而走。况能御者惟一人。封之趙。  
城曰造父。萬里覺言千里誠。史書然即千里一。  
日而行亦烏有屬車。替御不能及。獨與造父諸。

事宜能成徒手。穆王之失在於志怠政而好佚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法與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字。濟之以武詰戎時邁弗敢疎。馬射亦有駿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既至踵事圖其後。則以愛烏罕及拔達山屢貢其名駒。然並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恣佚遊而玩竒物。白家少傅知此乎。八駿圖。或奇物懋

佚遊

澗底松。宏景弗能聽。索馳弗能種。不宜

作榱桷。却可任梁棟。祇以山深地僻無人知。雖具大材而不為世用。有如良士居隱淪。縱懷致君澤民之志。一時未得登要津。茅檐甕牖樂飢獨。所以淵明曾有五字哀其貧。欲為束帛與蒲輪。應慮充者以假而亂真。澗底松。他人弗知大匠宜知之。進賢求材人臣責。職無大小此意皆當思。拾遺薦至尚書任。試問良士屈下責在誰。

湖底松。  
念寒偶也。

牡丹芳。世人甚愛牡丹自李唐。譜

傳其名蓋不可以屈指數。縱有繪事誰能貌其  
丰韻與艷香。上始禁下朱邸。無論寺觀及村  
莊。開落二十日之內。舉國遊人誠若狂。牡丹芳  
元和天子憂農務。不賞牡丹惟是農務。覆一念  
之誠。天降祥瑞。麥兩岐為表揚。是以白傳因有  
牡丹芳之章。乃至願減牡丹色。以迴卿士愛花  
心。心其君心憂稼穡。我聞此語增歎息。白傳豈  
弗列乎卿士中。豈弗聞風行草偃君令而臣從。



弗愛牡丹惟憂農。君心如是臣心猶。弗格而移。

世道人心日流。日下斯可知。

牡丹為天子憂農也。

紅

線毯進貞元中。宣州太守加絲製。太原毳毯既  
嫌粗。蜀都錦毯仍嫌脆。不如宣州開樣紅線為。  
披香廣殿用鋪地。宮人羅襪繡鞵輕。垂手折腰  
陳舞隊。吁嗟奪人之衣為地衣。拾遺補過之人  
應為刺。我朝正衙太和殿。染毳作毯供朝見。近  
知回部巧織斯。養心地平驛致施。引見大僚及

庶吏前席。秦對恒移時。是皆發價和雇命製造。而非歲貢勞民為。至於女伎歌舞則更無其事。如宣州太守者。既不能獻諛。而香山居士亦將

何以致刺辭。

紅線毯。夏  
置案之費也。

杜陵叟。本杜陵居。

種田被灾麥禾無。民隱弗達羣壅蔽。未施賑恤。翻行徵歛催官租。幸蒙詔書命免稅。又以納畢不準抵為來歲正賦。徒受被免之名虛。吁嗟苛政有是夫。官吏若此則其為君者所司何事乎。

即如甘省報缺雨。不啻三令五申。丁寧大吏察  
災區。蠲其租稅。按災之輕重。仍依戶丁給米俾  
口餬。設米不足以銀折給。亦有例。慮銀不足預  
撥司農帑待諸。更令嚴察吏胥或乾沒。忍使窮  
黎展轉溝壑哀聲呼。推之各省例視此。於此弗  
盡心。豈不懼。

皇天立君養民之意。孤然如杜陵叟者。那保必無有。  
用是朝乾夕惕。以誠感衆。以明恒勵吾。杜陵叟

夫之  
困也

唐代繚綾製精美。遠過羅綃及紈綺。鋪  
烟簇雪月明前。如挂天台瀑布水。織者越溪寒  
女工。著者漢宮歌舞女。舞罷汗汙棄如遺。那惜  
千金費於此。白家樂府徒念女工勞。欲令舞人  
知惜耳。繫余實懼風氣日趨華。更思亦有不得  
不然之勢已。大都開叛必儉樸。承平日久定奢  
靡。曾記賈生治安策中言。天子之后緣其頷。庶  
人尊妾緣其履。唐之去漢已如斯。今之去唐又

如彼日甚一日將安窮其間仍歸儉樸亦不知  
凡幾人心世道與文風日流日下皆如是一治  
一亂如轉旋消息盈虛實定理所以保泰持盈  
應切承平無事時繚綾猶其小者矣返樸還淳  
豈不願言易行難君師之任將誰諉將誰諉惟  
有業業兢兢懷敬懷慙欲以責人先責已繚綾念

女工之賣炭翁賣炭得錢養妻子忽遇貞元

開宮市官吏弗主主宦寺抑買以賤勒賣貴白

望數百為驅使。一車炭價一丈綾。較賤丈夫罔利。猶堪鄙。孰謂天子而為此。建封入朝對便殿。亟言其弊。德宗之意亦稍變。既聞度支乃希宦者意。謂仰給者遊手將及萬。自是諫者皆不聽。

白傅用是刺政亂。其時罪魁實蘇弁。

賣炭翁苦宮市也。

母別子。欲去迴看哭不止。子別母。牽留弗住。心更苦。驟騎將軍果伊誰。憐新棄舊事甚奇。使其無子犯七出。去之得言尚曰宜。不惟其一乃

有二。忍心背理實非人所為。其子將來設長大。凱風之怨非母過。作詩貴在倫常中。似茲驃騎誠淫兇。策勳賜金酬汝功。豈資汝為不義不慈之事。逞妬風。白傅刺之信有理。然如此者想鮮

耳。

母別子。刺。以上第三冊。新聞信七。

陰山道癸未

戊子凡兩作。畏虜啓貪較昔非。柔遠濟用出今度。繡非勒民供。馬實資軍畧。大端二首詠之詳。茲不重僅而複言。約言馬政實亦國政關。李唐

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曾見杜甫篇。當時已愁  
馬多地狹容不足。其稱七十萬。實乃張大其數。  
馬。彼四十萬。想即市取回鶻者。奈當草盡泉枯。  
馬病羸而不勝鞍。何如我朝上都諸部。蒙古牧  
場寬育馬二十萬有奇。生駒增年年。營馬驛馬  
乃分餼。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亦二十萬有奇。  
不動聲色得實用。並無扞格不通行之難。因讀  
古詩紀今實事耳。試問何以為刺白家之樂天。



陰山道。

疾

城中好高髻。鄉間一尺長。元和

亦有時世裝。因之流行徧四方。不為怡容為戚態。望而可知非兆祥。所以少傅作詩。做戎變。雖然當時戎變久矣。詎因善椎面赭之改常。作善降祥不善必致殃。應在君臣勤政持紀綱。區區婦人一時習俗所好尚。安能貽禍於家邦。尚憶辛未南巡吳郡縣。婦女裝飾原似尋常之所見。及至丁丑復省方。吳女人人眉際烏綾作爪瓣。

馬上一過覺可憎。然而禮不下庶人亦弗訶禁  
令改換。父將自厭必更易。似此亦何繫世道人  
心而為災祥之左券。五十篇可取者多。是篇吾  
謂近俗諺。時世著  
做我也。李夫人夫人病篤弗肯

迴眸一見君。君之愛者以顏色。若見病容應不  
惜。以此結君之恩。死後猶相思。故有招魂之事  
因歌是耶非耶。其來遲婦人深計有如此。以計  
結君恩者謂應不止此而已。其被衆計結恩者

可不憬然而懼乎。如武帝者誠所謂癡矣。香山居士知不知。既云尤物惑人無銷期。小蠻樊素又何為。李夫人笑也。

陵園妾。漢家弊政延及

唐。茂陵訛傳多詭蹟。從來不學無術。嗟霍光阿瞞。西陵更可鄙。空教賣履還分香。柏城松門秋風動。空留此輩誰供奉。生者戚戚常怨悲。死者冥冥不得知。以奉不知令悲怨。嗟爾唐家為此果。何為陵園妾。憐幽閉。以身先之謂今歌姬怨。

曠或應無孰知仍復有其事。兩江饒贛二郡間  
富家相率多錮婢。自幼養成指使慣。遂致指留  
弗婚配。臬司陳奏其言當。因更申明舊成例。誠  
以民情有如水。澄清清濁亦難盡。以官法治。一  
曰樂天託幽閑。喻被讒遭譴黜。然而新井之事  
有慚德焉。寧能解之以文筆。陵園也。幽閑也。 情 鹽  
商婦。豐衣足食一何幸。不屬州縣官。惟屬度支  
領。自唐以來已如斯。國賦所在難從省。鹽商婦

鹽利入官者少入私多。鹽鐵尚書自護庇守令不能如之何。所以居易為詩刺其甚。比之桑宏羊實不為過。鹽商婦今日雖不殊。昔時庇商剥民其事誠無之。巡鹽御史。釐政司。鹽價核定會督撫。毋令鹽商私價增毫釐。微利商亦獲。日用民亦資。設曰地利應從民自取。奪攘矯虔之害將日滋。有一利亦必有一弊。鹽商之制豈可輕言弗用於今時。鹽商婦幸人也

杏為梁。古有此

語殊荒唐。請書明理在格物理之所無未可徒傳耳。食忽焉而不於物詳。杏之為木孰弗見。其粗不能數圍更無幾丈長。即偶有一亦鮮三四遇。質復脆弱。奚供五架之棟梁。王維載為或乃蝸居茅舍耳。詎稱桂為柱。與碧砌紅軒之華堂。即桂亦以其花芳。為柱遠避。松楠之堅剛。文人比喻之辭無不可。予則事惟務實於物。必求其理之明。彰或者彫刻為文山節藻。枕之類耳。即

如盧家玳瑁曾棲海燕雙。杏為梁。履道里之西  
北隅。雖非杏為梁。而桂為柱。亦有十畝之宅五  
畝之園。屋室琴書。酌酒聽歌。以為娛。能保與否  
雖曰異。為時久暫。終莫殊。憶我巡豫。曾經履道  
里。欲尋白家遺蹟久矣。其名無。杏為梁。本意在  
刺居處儉。開府將軍居弗久。冷眼觀同逆旅店。  
魏家雖云以儉存。待賜官錢贖取則已失之。  
明驗。漢水亦應西北流。青蓮語信超羣足為千。

秋之炯鑒。

右為梁居處借也。

刊

井底引銀瓶。泚之六

章別開生面。無遁形。始而共語。繼而約。遂至相奔。圖共樂。為計非不狡。以御彼蚩蚩。然終於見棄。朱注以喻君子立身誠可思。井底引銀瓶。樂天形容浪子淫婦之態。實無遺。似此艷體。恐汗筆硯。我誠不能為。

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

唐家故事。拜

宰相。京兆運沙填路上。自有私第。至東街。名曰

沙堤。示旌尚元齡如晦。或其可。林甫國忠真恥。



喪。居易諷之。詠官牛。期以濟人治國。言允當。朱  
明以來。宰相無云。大學士易稱呼。雖易稱名職。  
實在。任崇責重。應思。黽勉。贊廟謨。雖然。吾更有  
後語。用執政者實人主。但使垂衣拱手聽人變。  
理陰陽。己乃無所為。將恐得少失多。有孤

天命作君而為民父母。

官牛。執政也。諷

筆尖如錐。

利如刀。宣城筆匠選其毫。植管勒名價甚高。居  
易欲以付之。起居即御史曹。一以記君之言動。

一以弭臣之奸滔。坐使廟堂之上。君明臣良。以成上下之泰交。左右臺。東西府。名易令。職猶古。宣城此日雖無貢。何處無筆皆可用。莫使居易之言中。紫毫筆。議火職也。 隋隄柳。煬帝亡國實自取。

亡國之政無不為。窮奢拒諫。兼黷武。但以留守而代之。開叔實異漢高祖。自古一興必一亡。意謂白傳不宜存此章。設曰周鑒在殷。殷鑒在夏。召誥之篇則已言之詳。隋隄柳。亡國也。 草茫茫。鄙秦

皇而嘉漢文。秦皇固可戒。漢文不能無議云。斯  
絮之言誰所始。拾遺應未博覽漢家史。始皇無  
道文有道。安弗安應殊在是。然而有其成者必  
有毀。無過久暫之分而已耳。古人非不見及此。  
今之三代青綠何多矣。草茫茫。懋厚莫也。香山居士

習禪味。空色色空應一致。如何再三於色中。真  
色假色辨不置。真色謂之褒。假色謂之妖。  
妖類。設云取譬猶或可。竟謂化人實怪事。艷色

固宜戒。怪語亦應忌。嬖惑淫奔已見前。似此重

儻出何意。

古冢塚。戒艷色也。

黑潭龍。有似鄴邑之河

伯。水旱豐歉實不能為人間之禍福。率託於巫

虛受愚民之血食。貪吏有似河伯與潭龍。巫覡

即如里胥及吏役。長慶集乃重摹滑稽傳。安得

西門豹為令一掃其穢迹。

黑龍潭。疾貪吏也。

天可度。

堯舜義和璿璣示其端。地可量。豎亥盧敖亦畧

涉其邊。曰惟人心不可防。然而人心亦不出乎

誠偽間。眸子不能掩其惡。人馬廋哉。孟子言。誠則明而偽則暗。明乃公而偽乃奸。但愁己之誠不至。因明有蔽。奚慮他之偽。日滋為奸。以干。

天可

度。詐人也。惡。

秦吉了。蓋如鸚鵡能言而不離飛鳥。

雖效人言。初不知人意。豈有並通百鳥語之道。香山謂其弗達。雞燕之苦於鳳凰。蓋有激於哀。究民而為朝官者。弗達之於其君。君莫曉。雖然。余有後言。香山非朝官乎。豈可自解以非言職。

而視如藐。拾遺補過之謂何。余固不能無疑於此老。詩人託興比喻無不可以理論之。鳥獸通人語及訴僮僕善惡之事。皆屬怪誕不經。鄭輕佻。向為雜說辨以詳。茲不復云文可考。秦吉了哀宛

也 風胡歐冶法不傳。張氏鴉九出唐年。豈鑿

茨山鐵英取。何乃成劍有如太阿與龍淵。候天伺地誰則見。斷蛟刺犀乃信然。白家少傳因有樂府篇。其云上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意獨

重於決壅蔽而令無私之光及物焉。莊生所說  
天子之劍弗祇此。其包者廣慮者全。少傅特舉  
一端以為詠。繹思是義亦足資為政。而吾以為  
更有要乎茲。慎勿倒持。茲以授人柄。鴉九劍。思大壅也。

采詩官。三代以上曰有三代以下無言者。無  
罪聞者誠。下流上通。誠善樸。居易欲復此職導  
言路。以監前王亂亡由。雖然今古弗同矣。聽我  
一言折中乎。古人心純厚而語直樸。今人心巧

偽而語華腴。直樸之語采而知得失。華腴之語采而增罔誣。笑可刀而烏可白。妍幻媮而陵幻谷。如是為言采之何以聽。將見朝政紛更。白日殊。而况無稽之言可勿聽。昔已見之大禹謨。至於廟堂之上。頌言日聞不聞。箴厥醜。臣蔽君而君不得知其否。斯可畏哉。可監哉。予則以為非臣之咎。皆君咎。采詩官。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幾暇仿為此體。日得二三篇。未逾月而畢。既成。分為四冊書。



之經句亦竟。因識歲月於冊尾。丁酉新正中。泐御筆。以上第四冊。每幅分鈐寶體仁。脩辭立誠。清心抒妙理。研露漱芳潤。觀書為樂。保泰章志。尊仁含英咀華。乾隆遊六藝圃。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書夏侯尚書詳解費摺篇論淮夷徐戎事一

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二尺七寸五分。〕行書。

書夏侯尚書詳解費摺篇論淮夷徐戎事。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己意穿鑿見長。欲出人一頭地。而反晦經義之本旨也。如夏侯之尚書詳解。其研精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為不勤。而瑕瑜

各半。政以欲為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解  
費摺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鑿哉。蓋孔安國之  
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  
之語。然引而未發。俱則謂徐州淮浦中夏之地。  
安得有戎夷。似先王于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  
害。更泛論波及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  
召。始皇雖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寓  
鑒誠之意耶。然於費誓經義。有何闕涉哉。蓋古

時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以內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棗。孟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闡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邊外遠甚。戎夷何所利。而捨其故土來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上著。爾時或有跳梁梗化者。未為中國

幅員以內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  
吳越與楚。謂之蠻夷。猶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  
江浙湖廣。即漢唐以來。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  
失之。而夏僕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為始皇能  
除害。先王有不及。而中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  
憂朝廷無忠臣之說。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盡  
廢其義乎。丁酉孟冬月中澣。御筆。鈐寶二。乾  
隆。

引首

御筆。闡經闡謬。鈴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